

◆ 安庆旧影

抗战烽火中的《桐城日报》

陈向东 文/图



1938年12月,民国政府为号召全民抗战,提振国人士气、占领舆论宣传阵地,适时调整放宽了报业经营出版政策。其时颁发的《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管理暂行办法》提出:“在县政府所设治局所在地,以有报社一家为原则。”

此后,安徽桐城县抗战报纸如雨后春笋出现,前后多达15余家,新闻史学家称其为“抗战时期安庆新闻史的靓丽风景线”——除了县城政府机关所在地出版的《桐报》《新桐日报》《桐城日报》《桐干》《桐城半月刊》《星星周刊》等,还有在青草壩古镇(桐怀潜边区)、陶冲古驿出版发行的《民声三日刊》《白刃》等。这其中又以《桐城日报》最具亮点,它发行期限短、版面多、报纸存续时间长,以权威性、开放性、包容性为办报宗旨,为抗战时期的桐城“第一报”,也是皖西南县域最具影响报纸。

《桐城日报》创刊于1939年10月10日。发行对象为桐城县直机构、县属各区、乡、镇、保及所属机构、各中小学、私塾、商店商户,订户遍及桐城城乡各行业,发行量最高时达1500份。报名先是由广西桂系背景出身、亲共亲民的县长罗成钧题写。1940年4月罗成钧辞职后,改由战区21集团

军司令、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题写报名。1945年1月5日,发行人为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书记张其弧及徐伯书、全无若。

今夏,我发现并收藏了一份罕见珍贵的民国29年(1940年)3月31日出版发行的第164号的《桐城日报》,四开四版,毛边纸铅印,部分残缺。报社地址为桐城便宜门附近的余家湾,印刷单位为“桐城三民印务所”。

报纸正面中缝有“统一意志,打倒日本军阀,复兴中华民族;集中力量,实行三民主义,完成国民革命”的标语口号。

一版为即时战事新闻。如“绥西路我军继续挺进,邕钦路敌西犯受创”“我军冲入安庆机场,前江口击沉敌舰”,“至德(东至、广德县)方面开展血战”“胶东敌军,窜扰受创”等。

二版为重要抗战活动和重点人物讲话选登。如当日报纸登载“国民政府行都隆重集会,纪念黄花岗遇难烈士”活动盛况以及蒋介石到会发表“华夏民族,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党派,一致对外,收复河山,督率全国官吏和人民,为保护国家民族奋斗”的讲话,洋洋洒洒,全文刊登。

三版是与战局相关的国际时事新闻。如“英法最高军事会议召开,检讨目前国际局势,确定盟军军事上加紧对德封锁,政治上建立互信友谊”“日本方面,斋藤被开除后,各政党间发生摩擦”“汪精卫已被明令通缉,人人可缉而诛之”“美空军实力雄厚,拥有飞机六千架”,藉此告诉国民,中国不是一国在战斗,胜利可期。

四版为“桐城新闻”。如“桐城便衣队进袭怀宁山口镇,武装伪警反正,协助杀敌率部荣归”“魏县长(魏兆青)不日就职”,接替辞职的前县长罗钧成。“本县各机构昨日分别举行黄花岗革命先烈集会”“本县抗战俱乐部昨开十一次部务会,讨论抗战舞台(平剧)复演等诸事宜”“桐城县政府关于征兵、防空、消防、防毒之训令”,鼓舞人心,激发国民斗志。

此外,当天报纸还有《桐城日报》向桐城各地招聘通讯员启事,多处刊有广告。

这张泛黄、残缺不全的《桐城日报》,是民族危亡时刻桐城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缩影,记载的是桐城儿女抗击日寇的坚韧不屈,和对胜利的渴盼。硝烟烽火中的《桐城日报》,是开在龙眠山下鲜艳的抗战之花。

听雨的感觉最懊糟的是在橡胶制品厂当工人的时候。这个感觉是门卫苏小佬说的。听见下雨我就烦。他说。一千多平方的厂房里,有电焊,橡胶制品压模,轮胎烘补,蓄电池充电,五花八门的生项目。1971年的梅雨季节,连续半个多月,雨一直不停。屋顶是油毡,上面盖一层大瓦,整个车间漏得像水帘洞。苏小佬把能盛水的家伙都搬出来,不停地泼,不怕恶公恶婆,就怕破屋漏锅。苏小佬六十多岁,花白胡子,瘦瘦的身板,干活一点不比年轻人差。他一生没有成家,把工厂当做自己的家,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孩子。他端个凳子坐在门口,对天望着,紧锁眉头,轻轻地唠叨,这怎么好?怎么好?

分管经济的区长丁士来(当年是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)见车间一片狼藉,当即表态,橡胶制品厂要有一个像样的厂房。第二年,工人们自己动手在康熙河用最原始的方法开垦了一片土地,自己动手建造了一个像样的厂房。从此,苏小佬不必雨天坐在凳子上望天说很远的事情。



◆ 边走边看

动物世界

许若齐

马兰川是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皖南小村子,不足十户人家。这里的“动物世界”大抵由鸡鸭猪四畜构成。

狗不仗人势,倒是年年呈增长态。村子平时很寂寞,狗愈发无聊,以至于丧失了自己的本性:一见生人来,再也不伸颈高吠,居然低三下四地发出讨好的哼哼声,然后摇头摆尾地引来客直奔主人家的院子,唯恐客人不登堂入室。大黑是条老狗,今年春节前走的,享年十五岁,算是高寿了。八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它,青春勃发,欢腾跳跃,带着我们撵野兔、打板栗,一身皮毛黑缎子一样油光水滑。去年最后一次看到时,已毛长鬓衰,目光呆滞,蜷曲在墙根苟延残喘。

鸡难以计数,且永远是性别比例失调,这就造成了某只雄鸡的极度放纵。那只雄鸡仪表堂堂,鲜红的鸡冠、有力的脚爪、坚硬的嘴巴,五颜六色的披挂,最漂亮的几根羽毛是在屁股后,既挺拔又飘逸。它总是被一大群“粉丝”簇拥着,趾高气扬,威风凛凛。

鹅被称为“乡村里的恶霸”。其肉纹理粗糙,这里的人不待见。

也难觅猫的踪影,却也不见鼠类的活动。

马兰川有水稻田数畦,小溪潺潺而过,鸭子的生长环境得天独厚。然终日难睹鸭群摇摆而过,亦难闻那响亮的呱呱声。一问,全生息在村东头小溪上游的水库里。水库很小,上世纪农业学大寨时修的。泥沙淤积,现已是几个大水凼而已。周遭水草丰盛,芦苇萋萋,真正是鸭子“诗意栖居”的好地方。嬉水觅食,流连忘返,村里的妇孺老人奈何不得,只能听之任之。鸭子野性炼成,竟终年不回家了。当地有风俗,中秋桂花飘香,要吃红烧鸭子的。鸭子此时肉正肥嫩鲜美。外出务工的男人回来,网兜竹竿一起用上,几个人围追堵截,弄得泥水一身,气喘吁吁,方能擒拿到一两只。

猪一直是圈养的,猪圈一般是在后院,离厨房不远。烧猪粥的锅愈大,圈里的猪就愈多。往年一家至少有两头,腊月里杀了,卖一头,自家吃一头,开春晒起缸的腌肉,向阳的南墙上要挂一大溜的。而今大多灶冷锅闲,猪圈里空空如也。还有哪家人去拔南瓜藤,揪红薯秧,拌糠烧猪食?打猪草早已是戏台上的事情了。要吃肉,乡里的肉铺去割几斤罢了。

朋友家的猪圈倒一直没空着,养一头自己吃。每年给我一条猪腿,杀好腌好晒好,我待油菜花花开时去取便是。去年深秋我去马兰川,他家的猪圈里一黑毛猪吃饱喝足后正酣睡,健康喜人。如今那猪的一条腿已被大小卸成十几块,在我家冰箱里躺着,隔三差五取出一块,买一段排骨,切几个萝卜,用文火炖出一锅好汤,名符其实的“腌笃鲜”。

今年猪也成了“珍稀”,仅朋友邻居家养了一只。

第一次来马兰川,最迷人的风景是濛濛细雨中,几头牛悠闲自在地在翠绿的山坡上吃草,放牛的却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其实,牛是无须管的,一根长长的绳子穿过牛鼻子,拴在一棵树上,你尽可去犁田插秧采茶。傍晚时分,主人斗笠蓑衣,一根细竹竿,牵着牛,沿着山道回家,家里烟囱里袅袅而起的是缕缕炊烟。

牛是农耕文化最重要的符号,而今在马兰川却见不到一头了。更有甚者,一台小型的耕作机器,一人就可拎着走,给点油喝便可。即便是山区小块土地种植,又有何妨?目睹此种现象,最失落的恐怕是那些对乡村生活毫无节制地浪漫想象的城里人士,他们大呼小叫:牛都去哪里了,还有牛背上的牧童短笛?

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是一种比喻,在传统的乡村,它们各得其所。如今,鲜花年年依然在村路两边开放,牵牛花、胭脂花、串串红……而牛粪却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岂止在这里,即便是在大名鼎鼎的旅游景点,田地里给游人看的,也是一头稻草扎的牛。

◆ 似水流年

雨季

鲁令琴

幼年时候,我家四合院子有雨的季节还是挺有诗意的。雨后的庭院,推开吱呀陈旧的实木大门,里面如同一幅画:灰色砖的墙角,爬满了绿色的藤蔓,院子中间矮矮的栀子花树上挂满了洁白的栀子花,水珠在花瓣上滚落,花香甜丝丝的。祖母会轻轻摘下花朵,放在茶杯里,搁在家里方桌上,整个堂屋溢满花香。午后,祖母会静静地坐在小竹椅子上,喝一杯茶,听雨。她脸庞白净,一身黑色的衣服,有时候手上拿一把芭蕉扇,那份恬静,我至今没忘。

搬到荣兴里供电局宿舍大院后,梅雨季节,若是雨水缠绵,大院后面的无垠天空或乌云密布,大雨倾盆,或天眼渐开,无数的云头漫游天空,变幻莫测,雨点细细密密。雨小了,小男孩们会赤膊在后面院子里转圈奔跑,女孩们在屋檐下,用手接雨水,兴奋地笑着。大院斑驳高墙湿漉漉的,气压低,煤炉里的烟火味散不出去,倒更有居家的气氛了。